



〈夢昔話〉1-2

兩個月。

被雨雲籠罩的山林，整整兩個月沒見到陽光的人們也逐漸被陰鬱的天色影響而失去原有的好心情。

或許是這場雨的源頭，灰髮的孩子抱著膝蓋坐在緣廊上，只是靜靜地聽著雨聲。

屋內，傳來兩名男子的談話聲。

「...兩個月了啊。」年輕的僧人說道。「再這麼下去不是河水暴漲就是土石流...果然...」顧慮到外頭的孩子，便沒有再說下去。

(是啊，是啊，都是我的錯。)坐在廊上的孩子只是瞥了一眼室內，這種話也不是第一次聽見，接著又將視線轉回沉悶的墨綠山林中。

「圓德。」中年的僧人出聲嚴厲斥責了弟子。「那孩子並不是有意的。」話語在充滿濕氣的空氣中迴盪，過了一會聽見茶杯輕輕放到矮桌上的聲音。「即使是有意，也只是還沒有學會怎麼掌握自己的力量。」

一陣沉默。

「—這麼說來，你剛才提到水？」片刻，還是由師父打破了這陣沉默。

「啊，是的...河水暴漲的話山腳下的村子甚至是城裡都有危險啊...」有些困擾的回答師父的問題。「師父怎麼會問起這個？」

「突然想起有些事要辦。」平靜的回答圓德的問題。「稍微做一下準備，明天要下山一趟。」將杯裡的茶一飲而盡，起身。

「咦？這天氣師父要下山？」圓德明白師父不會平白問些不是問題的問題，但一聽到師父要下山嚇了一跳。「可是現在往山下的路不知道有沒有受影響啊，而且師父您身體...」

「很快就回來。」輕輕揚起嘴角，「那孩子麻煩你了。」說完，起身拉開門走向了孩子。

本來只是坐在外頭聽師父跟圓德說話的孩子發覺師父走到自己身旁嚇了一跳。「怎、怎麼了嗎？」不自覺的改變坐姿，謹慎的跪坐。

「貧僧有事想請您幫個忙。」看著孩子似乎跟兩個月前有些不一樣的雙眼，停頓了一下「貧僧有事要下山去處理，在回來之前可以請您先待在這嗎？圓德也會在這裡的。」

「嗯...」就算離開了這裡，能去哪裡？也不過就是繼續無法駐足的旅程罷了。反正暫時有個能歇腳的地方...倒也無所謂。

「明白了。」謹慎的點了頭，但是總覺得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聽到孩子的回答，師父輕輕笑著站起身。「雨會停的。到那時候您要做什麼貧僧都無法插手。」

看著僧人的背影，孩子站起身，對於內心不知何時產生的某些變化微微的歪頭表示不解。

隔天。仍是陰雨連綿。

做完了早課及用完了早點，圓德送師父一段路後停下，離兩人有些遠的地方灰髮的孩子看著這一切。

「請不要太勉強。」看見師父咳嗽，圓德擔心的看著師父。

「是是，就麻煩你了。」給了圓德一個微笑要對方安心，便轉身邁步前行。

直到再也看不見師父的身影為止，圓德嘆了口氣準備回廟裡，才發現孩子也跟來了。

「...也擔心師父嗎。」低聲問對方，本來沒有抱持孩子回自己話的希望。「走吧。」

「才不是『很快就回來』或是『沒什麼』的程度...。」孩子嘟囔著，在這種深山、下了這麼久雨，會有什麼樣的可能...自己是最清楚的。

圓德停下腳步回頭，有些驚訝地看著低著頭的孩子。走向孩子並蹲下配合對方的視線耐心解釋。「但我們只能祈禱師父早點平安回來，因為我們現在該做的是等師父。」與此同時，圓德觀察到孩子的眼神中多添了幾分不安的軌跡。

(希望雨能快點停啊...)被沉重的無力感包圍，孩子第一次如此的、如此的希望自己的能力可以失效，也對於師父為什麼要對『外人』的自己這麼好而不解。

蹲下來看孩子，圓德才發現比起兩個月前剛被帶回來的樣子，孩子的瞳色似乎沒有當時那麼紅，髮色似乎也稍微變淺了。「淋太久雨感冒就不好了，回去擦乾吧。」決定先慢慢觀察孩子的變化，圓德向孩子伸出了手。

孩子沒有再多說些什麼，藏起內心數不清的問題，將手放在圓德伸出的手上，往寺廟前進。
